

语文阅读教学对话的有效性研究

余虹

(四川师范大学 文学院, 成都 610068)

摘要:语文新课标对阅读及阅读教学作了新的定位:阅读是读者与文本的对话,阅读教学是教师、学生与文本的多重对话,对话成为语文阅读及阅读教学的本质性规定。目前,由于对对话肤浅甚至歪曲的理解,语文教学中的阅读对话出现了不少误区,阅读教学如何体现对话,真正实现师生、生本的有效对话,已成为当前语文教学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本文从对话理论出发,通过对对话和阅读对话本质及特征的分析,进一步探讨阅读教学中阅读对话的有效性策略。

关键词:语文“新课标”;阅读教学;对话;有效性

中图分类号:G633.3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5315(2010)04-0116-05

九年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以及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以下简称“新课标”)皆把阅读的本质定义为读者与文本的对话,把阅读教学定义为学生、教师、文本之间的多重对话,并且针对传统语文教学中教师一言堂的现状,强调学生在阅读及阅读教学中的主体地位。这样的观点是对西方对话理论的借鉴,也是当今世界各国关于母语阅读教学的主流观点。对话理论的思想非常丰富,下面就其一些主要观点略作陈述。

—

对话在形式上是一种交谈,但本质上是对话双方的交流与理解的过程,是对话双方心灵的敞现。而这种敞现的前提便是对话双方在人格心理上的平等,平等是进行对话的基础。

对话的另一个前提是合作。这里的合作主要指一种合作意识,强调对话双方都应有一种相互交谈的欲望,渴望理解的期盼,有一种“致力于共同创造新的精神境界和倾听他人的渴望”^{[1]4}。如此,对话

才能形成并持续下去。这种合作意识是形成对话的动力。

巴赫金言:“存在就意味着进行对话的交际。”“对话交际才是语言的生命真正所在之处。”^{[2]343}每个人都在与他人的对话中进行沟通与交流,并在这种沟通与交流中获得彼此的理解。这里的“交流”指对话双方情感、思想的相互流动。“理解”指通过思想情感的沟通所达成的对对话双方个体的肯定。理解既是对话形成的关键,也是对话的目的。只有理解才能走进对方的心灵,同时又在对方的理解中确定自我的存在。由此可见,交流理解是对话的本质,没有这种思想情感的互动,没有这种双方彼此间的默契与理解,就无法形成真正的对话。

对话是主体间的互动过程,是以人际的“互动”为特征、以意义的获得为目的的活动。真正的对话不是一方对另一方的完全控制或接受,而是保持个体独立性的交流,这便是对话过程的众生合唱。正如巴赫金所说:“每个声音的个性,每个人真正的个性,在这里都能得到完全的保留。”^{[2]344}对话过程的这一特征,强调了对话过程中个性与共性的辩证统

收稿日期:2009-11-20

作者简介:余虹(1968—),女,重庆人,博士,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

一。对话最后形成的视界融合,不是以牺牲对话个体的个性为前提的,而是以尊重个性、保留对话个体独特性为前提的,是一种多样性的统一,是在保持个性前提下的视界融合。

对话作为一种认识活动,是创造性、建设性的,而不是复制性、机械式重复的。对话过程是对话主体双方的视界融合过程,视界融合的结果是主体双方认知与情感的不断改组与重建,其结果是对话双方的新生。

二

对话存在于人生活的方方面面,也存在于阅读之中,阅读是读者与文本的对话。在对话式的阅读中,文本不再是一堆无生命的文字材料,而是一个富有生命的灵魂,在真正的读者面前,文本将敞现他全部的生命意义和美。在真正的阅读对话中,读者与文本就像一对知心的朋友,相互倾听和倾述心声,并在彼此的交流中获得理解,获得新生。关于阅读中的对话可以从以下几方面理解。

其一,阅读对话中的平等合作——对象的消解。

传统阅读理论认为,读者是阅读的主体,文本是阅读的对象,阅读的过程就是读者吸收文本信息,并对文本信息进行解码、加工、处理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读者是阅读的主体,文本只是被解码、处理的客体。而在对话式阅读中,读者与文本是作为对话个体而存在的,皆为对话的主体,阅读的过程是读者与文本(隐含作者)交流互动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没有主客体之分,读者与文本处于一种平等合作的关系,即一种互动合作的关系。在这里,文本不再是被阅读的对象,不再成为一堆等待读者处理的死的文字材料,而是一个活的生命,一个主动呈现自己意义的对话者。阅读对话中,读者与文本的这种平等合作关系,一方面激活了文本,给文本贯注了生命,另一方面又使读者不再成为文本信息的被动接受者,而成为了主动的意义建构者。这为文本意义的不断生成与建构奠定了基础。

其二,阅读对话中的交流理解——意义的建构。

交流与理解是实现真正对话的关键。阅读活动中的交流理解表现为读者与文本在相互的倾听与言说中意义的不断生成。这里有两层意思,一是阅读对话中的交流是倾听与言说的统一;二是阅读中的

理解指向意义的建构。阅读对话中的互动与交流,是双向的,是倾听与言说的统一。一方面,读者倾听文本的言说,吸纳文本的信息;一方面,读者结合自己的期待视野对文本的言说作出自己的判断、获得自身的感悟。与此同时,在阅读对话中,文本的意义得以敞现,而读者的期待视野也在与文本的对话中得以重构与改组。

伽达默尔指出:“阅读的理解并不是重复某些以往的东西,而是参与了一个当前的意义。”^{[3]501}在阅读对话中,读者通过对文本的提问、回答,质疑、反驳,肯定、否定,赞许、批评,补充、延伸等互动交流,走进文本,设身处地,与文本打成一片,从而获得对文本的某种感悟,即文本的当下意义,这便是阅读对话中的理解。这种“意义”不只是文本自身的意义,也不是读者想当然的理解,而是读者根据文本特定的语言规定,结合读者自身的经验视界构建起来的,是文本结构与读者视界融合的产物。只有建构了当下意义的阅读才是真正的阅读。因此,阅读的指向既不是还原历史,也不是还原作者,而在于对读者当下人生价值的建构。

其三,阅读对话中的众生合唱——独特的理解。

阅读对话中的众生合唱表现为尊重读者的个性化理解,尊重读者的独特体验,也就是注重所建构意义的多元化、多样性。由于文本“意义”是读者与文本在阅读对话中共同创造的,而每个读者的生活视界不同,生活态度、价值观不同,看待事物的视角不同,因此意义的多元化也是自然的。然而,文本意义的多元化也并非是无限制、无边界的,意义在多元化的同时,必须受制于文本的结构形式,受制于文本自身的内容。超越文本边界的随意阐释与遐想会破坏“合唱”,皆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阅读对话。

其四,阅读对话中的融合新生——经验的重构。

对话的结果是对话双方的新生。阅读对话的结果应该致力于读者知识、认知、情感结构的改造与重建,知、情、意各方面的发展与提高。

总之,对话理论视野中的阅读应该是读者与文本在互动中的视域融合,旨在对读者人生意义的建构,对读者认知、情感的改造与重建。

随着新课程的推广实施,对话式阅读教学正在被广大语文教师所接受,并在实践中得以推行。然而,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对对话本质缺乏深入的理解,目前阅读教学中出现了不少虚假、无效的对话。

归纳起来大致有四种。一是剥夺了学生的话语权。阅读对话的观念引入之后,不少老师把以前的满堂讲变为了满堂问,把以前讲解的内容转变成问题,一步步把学生引向既定的方向和标准的答案。当学生的回答与老师的期望不相符合时,教师便以自己的理解强制剥夺学生的理解。二是放弃了教师的话语权。新课标倡导自主学习,一些教师便把充分尊重学生学习的自主权理解为课堂教学上的放权不管。在阅读课中,老师常常以自主、探究、合作学习为由,抛出一个问题甚至一篇课文让学生自由探讨、自主学习,教师不对学生的发言作出评价和引导,不对相似的观点进行对比评说,也不对截然不同的观点进行探讨,甚至没有对误读进行矫正,一堂语文课在同学们意犹未尽的各自言说中结束。这种阅读课的误区在于教师的隐退,教师角色的缺席。教师的退位,导致的是学生与文本对话的片面与浅薄,最终导致的是阅读教学多重对话的失败。三是剥夺了文本的话语权。随着新课程的实施,教师在关注学生对作品多元解读的同时,却忽略了文本的边界,忽略了对文本的倾听,常常抓住其中一句话就随意抒发、阐释。如,读朱自清《背影》,读出了“父亲违反交通规则”;从《愚公移山》读出“经济不划算”或“破坏生态”;把《荷塘月色》中的情感“求异”为作者的婚姻郁闷;把《孔雀东南飞》中刘兰芝被休的原因“求异”为刘兰芝的“不孕症”。这样的阐释明显携带了读者更多的主观意志,偏离甚至完全违背了文本的原意。这样的对话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对话,因为他忽略了作为对话个体的文本的权利,剥夺了文本的话语权。

三

那么阅读教学应如何引导学生实现与文本的有效对话呢?根据阅读对话理论与新课程对阅读教学的定位,我们可从以下几方面探索。

1. 学生丰富的经验世界是实现阅读有效对话的基础

学生要与文本形成真正对话,必须走进文本,体会文本的言内之意与言外之意,理解语言文字内蕴的丰富生命内涵,才能与文本达到真正的交流与沟通。而要走进文本,形成与文本的交流沟通,皆有赖于学生丰富的经验。而学生丰富的经验世界主要包括知识、体验,并主要来源于两个渠道:其一,对生活

的观察与体验;其二,来源于大量的阅读与思考。

细心的观察与体验是形成丰富心灵世界的基础。叔本华在他的《人生智慧录》中说:“甚至在完全相似的环境,每个人都生活在各自不同的天地。”^{[4]6}叔本华的话告诉我们,尽管我们处在相同的客观世界中,但由于我们对待生活的态度不同,所以,我们对世界的体验也是不同的。同样的一次旅游,有些人除了匆匆到此一游外,别无所获,而有些人却从中获得了不少人生启示。这告诉我们,一个人经验世界的丰富与否,不完全取决于他是否经历过多种多样的环境,而在于他是否细心去观察、去体验、去感悟。有一颗敏感、富有同情的心,才能有一个丰富的世界。因此,在日常的生活中,教给学生观察世界的方法,唤起学生对生命、对美的热爱,鼓励学生去体验他人情感、去感悟生活小事背后的意义,以获得一颗丰富而敏感的心灵,这是形成文本对话的前提。因为一颗冷漠的心是无法激活一堆文字材料的,唯有一颗丰富敏感的心才能激活文本,获得心灵的感应。

获得丰富经验世界的另一途径是读书与思考。每个人直接经验的获得是有限的。人们大量的知识主要来源于间接经验,而间接经验获得的一条主要途径就是大量的阅读。当然,正如对待生活一样,不同的态度决定了不同的效果,古人有“学而不思则惘”之说,思考性的阅读才是真正的阅读,有思考的阅读,才能把阅读转换为一种体验、一种感悟,即一种经验,才能丰富自己的心灵世界。因此,让学生养成大量阅读课外读物的习惯,养成在阅读中思考的习惯、质疑的习惯,是十分重要的。

2. 师生之间的平等合作是实现阅读有效对话的前提

对话的前提是平等与合作,在阅读教学中则表现为师生在教学中的平等关系与双方的合作意识。可从下面几方面探索。

一是重新定位教师角色。转变教师作为权威的阐释者、对话中的强权者角色,使教师成为“平等对话中的首席”。教师的工作应该是:设计阅读教学活动,创造对话平台;营造教学情景,激发学生阅读兴趣,维持和促进学生阅读活动,教授阅读策略,帮助阅读困难者等。

二是尊重学生的独特体验、多元理解。在阅读教学的多元对话中,生本对话是主体与目的,教师的

作用便是通过师生对话来促进生本对话。作为教师,尊重学生对文本的独特理解和感受是实现师生对话的前提。如果教师把自己的理解强加给学生,以自己的感悟替代学生的感悟,势必造成教师的强权,使学生沦为被动接受者,师生对话将无法进行下去,或者说师生之间将不再有真正的对话,有的只是教师的“独白”。当然,尊重学生的阅读体验与理解并不是说完全放弃教师的话语权,放弃教师必要的引导与纠偏,让学生在阅读中放任自流。在阅读教学的多重对话中,任何一方的缺席都会导致对话的失败。

三是增强师生之间阅读交流的合作意识。“对话必须要对知识客体有一种持久的好奇心。因此,对话本身不是目的,而是一种更好地理解知识客体的手段。”^[5]因此在阅读教学中,教师的首要任务便是唤起学生阅读文本的兴趣和好奇心,唤起学生在阅读中的问题意识,唤起学生探讨问题的欲望。

3. 教学情景化是实现阅读有效对话的条件

根据对话理论,对话往往需要在一定的情景中展开,对话的情景性表现为:对话各方的积极参与,各方倾注对话的氛围,创造不被打扰的、和谐的对话环境,耐心倾听、积极建议、表达肯定或否定的对话态度等。在阅读教学的多重对话中,学生与文本的对话是在教师的引导下逐步形成的,导入对话、维持对话、促进对话都要在对话情景中展开。对话情景的营造是实现有效对话的条件。因此,教师在阅读教学中要注意营造情景,使阅读对话能有效进行。

如:在导入对话时,营造情景以唤起学生阅读对话的注意,激发学生阅读的兴趣,使学生能积极参与并很快进入到与文本的对话中。这方面的方法很多,途径也很多,这里不一一列举。注意这个阶段的情景应该具有趣味性、形象性、生动性的特点。在营造、维持、促进阅读对话的情景时,则要考虑情景的思考性、探究性。如通过一系列提问促进学生理解的推进,视界的拓宽;或者通过梳理,提出几个关键性问题进行探究,以提高学生自己解决问题的能力;或者提出一个具有统领性的问题,让学生讨论,在讨论中加深理解、获得启示。总之,教师应注意营造问题情景,或者合作学习情景,或者自主探究情景,或者营造现实生活情景,以促成学生与文本的对话,使学生在情景中理解文本、言说文本,学习阅读策略,提高阅读能力。

4. 倾听与言说的统一是实现阅读有效对话的关键

阅读对话的形成必须是倾听与言说的统一。倾听是言说的基础,而言说则是作品意义的建构,是阅读的目的。读者对文本的阅读理解指向对文本的倾听,读者对文本的评价与感悟指向对文本的言说。

如何使文本解读既能保持文本的基本原意又能尊重读者在阅读中的主观能动性?我认为务必把握好倾听与言说的关系。在阅读对话中,我们首先必须认真倾听,倾听文本的述说,倾听是言说的基础;其次,在倾听基础之上,在把握文本基本原意前提下,延伸拓展,与历史文化、现实生活相联系,以获得人生的启示,自我生命的提升,实现作品意义的建构。

要做到倾听与言说的统一。在阅读教学中,我们务必把握好文本研读与文本拓展两个教学环节的关系。文本研读部分,通过整体感知、重点研读、深入分析,充分倾听文本的述说,把握文本的言内之意与言外之意。拓展延伸阶段,依据文本内容,寻找能触动心灵的契合点,再联系学生自我人生进行引申发挥,寻求文本的意义启示,如此便真正把读书与育人结合起来。比如,学习了《白兔与月亮》,首先要把握这则寓言的基本情节,体会白兔在得月前后心情的变化,且进一步分析心情变化的原因,体会寓言中白兔的“慧心”。这一过程是理解、体会文本意义的过程,是走进文本、倾听文本心声的过程。在充分倾听基础上,把白兔对待月亮的态度与我们对待生活的态度联系起来,从中去探寻对学生人生的启示:美是不能占有的;珍惜自然就是珍惜生命;以审美的态度对待人生;态度决定心情,等等。而这一过程便是学生言说文本的过程,是学生阅读文本与自我人生教育结合的过程,也是作品意义显现的过程和学生认知、情感结构的重构以及人生价值观提升的过程。

在文本研读与拓展阶段,要注意两点。一是及时纠正文本研读中的“读误”^{[6]233}。如:把《精卫填海》中精卫填海的行为理解为“报复”,把《陌上桑》中众人对秦罗敷的关注看成是“好色”,把《木兰辞》的主题理解为反映花木兰女扮男装的痛苦等,显然是一种“读误”,如果不用巧妙的方法及时纠正,必然导致学生倾听的“误解”,不利于进一步的言说。二是注意文本拓展的边界。文本的拓展不是无边界的随意遐想,而是结合文本的抒发。要做到文本拓展的有效性:一要紧扣文本,找准拓展点;一是联系学生

人生的价值,有目的的拓展。如《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紧扣诗歌主题,以“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具欢颜”为拓展点,联系儒家文化所倡导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和“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济世情怀与责任意识,了解汉民族文化所倡导的价值观、人生观,再联系现实社会,与“各自打扫门前雪,无管他人瓦上霜”的人生价值观进行比较,使学生从中获得人生的教育。又如《孤独之旅》,以如何对待“孤独”为拓展点,展开探讨,让学生在古今中外名人对孤独的理解与态度中获得人生的启迪。

真正的阅读对话是读者与文本在阅读中的双向互动和交流,因此读者对文本的倾听与言说也是交替进行的。在文本的研读阶段,读者有倾听也有言说,读者在倾听中言说,在言说后进一步倾听。倾听与言说的这种交替、互动,也是倾听与言说统一的体

现。比如,针对文本中的一些关键语句,我们的教师常常这样发问:这句话和这个词语在这里反映作者什么思想情感?你同意这样的观点吗?这里的两个问题:一个指向倾听,一个指向言说;一个指向对文本原意的还原理解,一个指向读者的态度、读者的阐释。正是在这样的设问与回答中,我们实现了倾听与言说的统一。

总之,阅读是读者与文本的对话,阅读教学是教师、学生、教科书编者、文本的多重对话,对话是阅读及阅读教学的本质。而要实现这一对话,使阅读中的对话真正有效,我们必须做到保持对话者的平等合作,加强对话者的交流理解,做到对话过程中倾听与言说的统一,提高提问的有效性,营造有利于对话的情景,从而使学生在与文本的对话中获得情感、认知、意志能力的提升,促进学生的生长。

参考文献:

- [1]王尚文. 中学语文教学研究[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
- [2]巴赫金. 文本·对话与人文[M]. 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
- [3]伽达默尔. 真理与方法(下)[M]. 洪汉鼎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
- [4]叔本华. 人生智慧录[M]. 胡百华译. 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6.
- [5]张应强.“交往的教育过程观”批判[J]. 教育研究,2001,(8).
- [6]王荣生. 新课程与语文教学内容[M]. 南宁:广西教育出版社,2004.

A Study of Dialogue Efficiency in Chinese Reading-teaching

YU Hong

(Chinese Institute, Sichuan Normal University, Chengdu, Sichuan 610068, China)

Abstract: *The National Chinese Curriculum Standards* regulates a new position for reading and reading-teaching: reading is a dialogue between the reader and the text, while reading-teaching is a multilateral dialogue among the teacher, the student and the text, and therefore dialogue becomes an essential regulation in Chinese reading and reading-teaching, where there exist inadequate or even distorted understanding of dialogue and consequently misunderstandings of reading-dialogue in Chinese teaching, and how to realize dialogue in reading-teaching and how to realize efficient dialogue between the teacher and the student and between the student and the text become an urgent problem to be solved. Through an analysis of the essence and features of dialogue and reading-dialogue in the light of dialogue theory, this article discusses efficient strategies of reading-dialogue in reading-teaching.

Key words: Chinese; reading-teaching; dialogue; efficiency

[责任编辑:李大明]